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未收書輯刊

北京出版社

陸輯·貳拾冊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清〕石華撰

古玩正宗秘論不分卷

清稿本

陸輯・貳拾冊目錄

古玩正宗秘論不分卷〔清〕石華撰

清真指南十卷〔清〕馬注撰

駿粟暇筆四卷〔明〕鄭奎光輯

遣睡雜言八卷〔清〕黃凱鈞撰

適菴韻對四卷〔明〕不著輯者

一

四七

四三七

五四七

六九五

〔清〕石華撰

古玩正宗秘論不分卷

清稿本

寓竹齋訂

閨窗匣珍

文苑閣錄

古玩正宗秘論

石華伯龍錄

論柴窑官哥二窑

自古論窑器者必曰柴窑官哥。然柴窑豈復可見。昔世宗皇帝嘗以此器與近者請旨。廼批云。要將兩邊看。顏色造將來。後人論柴窑有云。青如天。明如鏡。薄如帛。聲如磬。以斯而論。是薄磁也。而曹明仲云。柴窑足多黃土。是柴窑不惟不薄。且甚厚焉。予未曾見。

說未知誰是。姑兩存之。侯博雅之士取証焉。汝窑其色卵白。汁水瑩厚。如堆脂然。汁中棕眼如蟹爪。洵底有之。蘇華細小。掙釘以官窑較之。質製滋潤。官哥二窑品格大率相同。色取粉青為上。淡白者次之。灰油色。之下者也。其紋取冰裂。魚血為上。梅花片。黑紋次之。細碎紋。之。最下者也。然官哥之別。究竟於何徵之。此蓋有說焉。夫所謂官者。燒於宋脩內司中。為官家造也。其

窰在杭之鳳凰山下。其土紫。故足色若鉄時云。
 紫口鉄足。紫口者。通器口上仰。洶水流下。此周身
 較淺。故口微露紫痕。此亦不足為貴。惟尚鉄
 足耳。以他處之土質。咸不及此也。哥窰燒於私
 家。取土俱在此地。官窰質之隱紋如蟹爪。哥窰
 質之隱紋如魚子。但哥窰汁料不如官窰佳耳。
 二窰第一妙品。如斂姫壺。茄袋瓶。深得古人銅鑄
 体式。他如商庚鼎。純素器。慈管。空足。冲耳乳

爐。商貫耳壺。大獸面花紋。商貫耳壺。漢耳壺。
 父已尊。祖丁尊。皆法古圖式。進呈物也。他如慈
 管脚鼎。爐。环耳汝爐。小竹節雲板脚爐。冲耳
 牛奶足小爐。戟耳鼻夾爐。磬口束腰桶肚大瓶。子
 一觚。立戈觚。周之小圓觚。素觚。紙槌瓶。胆瓶。
 雙匙筋瓶。筆筒。筆格。元葵花筆洗。桶樣大
 筆洗。笔肚孟鉢。二種水丞。二色双挑水注。立瓜臥
 瓜茄水注。匾淺磬口素盤。方印色池。四入角

委角印色池。有文圖書。戟耳鼻夾爐。小方著
 卣瓶。小制象漢壺。竹節段壁瓶。凡此制來皆官哥
 二窰之上乘品也。他如桶爐。六棱瓶。磬口希槌瓶。
 大著卣瓶。鼓爐。菱花壁瓶。多嘴白磁。肥腹漢
 壺。大碗。中碗。茶盃。茶托。茶洗。提包茶壺。六
 棱酒壺。瓜壺。蓮子壺。方圓八角酒斂。酒杯。各
 制。勸酒杯。大小圓磁。河西磁。荷葉磁。淺磁。桶子
 磁。磁。絲環水池。中大酒海。方圓花盆。草甘蒲盆。

底。龜背。絲环六角長盆。觀音弥勒洞賓等神
 像。鷄頭磁。楂斗圓硯。筋糊。二色文篆。隸書
 象棋子。奔筋小磁。螭虎鎮布。凡此皆官哥二窰
 之中乘品也。又如大雙耳高瓶。徑尺大盤。夾底盤
 盆。大撞梅。華片春勝盆。棋子磁。大匾獸耳羹
 墩。烏食磁。編籠小花瓶。小大平口药罈。各式
 眼藥小磁。蟋蟀盆。佛前供水碗。束腰六脚小
 架。各色酒盞。盤。盤。凡此制來皆官哥二窰之

下乘品也。古人用意無所不到。二窯燒造。種
未易枚舉。但例此可槩其餘。二窯燒出器皿
時有窯變。狀類蝴蝶禽魚麟豹等像。布
於本色。其洶外變化。或黃黑。或紅紫。形尚可
愛。是皆火之文明幻化。理不可解者也。其後
又有所謂薑窯。烏泥窯者。俱法官窯。但質
粗不潤。泐水燥暴。洶入哥窯。亦以傳世。元末
新燒。遠為不及。其年諸窯美者。亦有可取。惟

惟紫骨與粉青色。絕不相似耳。今之新燒。又
去諸窯遠甚。亦有粉青色者。而乾燥無華。
火底火足。即光潤者。亦只變為綠色。非粉青
色也。更有一種復燒法。取旧官哥磁器。如炉火
足耳。瓶損口稜者。以旧補用。加以泐藥。裹以重
泥。合入窯中。一次燒成。與旧製無異。但補處
色渾。而本質乾燥。不甚精彩。然得此玩。究
勝新燒。賞鑒之家。不可不識。定窯者。乃

宋北定州造。其色純白如雪。間亦有紫有
黑。然俱係白骨。加以泐水。有如淚痕者。為最
其有画花。綉花。印花三種。花樣多用牡丹萱
草飛鳳。所造器皿。式多精巧。其最佳者。如
獸面葵爐。子父鼎。罍。獸頭雲版。御桶。瓶。胆
瓶。花樽。花觥。然皆多用己意。不過畧倣
古制耳。此為定之上品。其他大小等物。式類
甚多。難以枚舉。諸窯難以比勝。然其制衣

俱出一時工巧。殊乏古人遺意。若宣和政和
年造者。時為官窯。色白質薄。土色如玉。
名為粉定。值亦甚昂。其紫黑者。世亦少
見。至如色黃者。質厚者。下品也。又有一種骨
色青。洶如灰油者。俗名土定。更其次也。高麗窯
亦能綉花。蓋甌式樣。頗有可觀。但質薄而
脆。色如月白。甚不佳也。宋定之後。有丹泉初
燒者。為佳。然亦須磨去火色。方可入玩。若玉

蘭花盃。式樣工巧。樣之定中。頗堪把玩。元時彭君寶。燒於霍州。名曰霍窪。又名曰彭窪。土骨細白。是口皆滑。惟欠潤澤。且質地極脆。不堪入賞。識者自能辨之。均窪乃均州所燒也。其色有砒砒紅。葱翠青。俗謂鸚哥綠。茄皮紫者。是也。其紅若胭脂。青如葱翠。紫若墨黑。三者色純。無少變露者。為上品。底有一二數目字號。為記。猪肝色。火裏

紅。青綠錯樣。若垂涎色。皆上三色。火候之燒不足者。非別有此色樣。而時俗即命為自昇。涕涎。猪肝等名。殊可笑也。此窪以黃泥為坯。故器質粗厚不佳。人多不尚。近年新燒。有以宜夾沙土為質。洵水微似。制表佳者。但不耐用。亦無足取。古宋龍泉窪器。土細質薄。色甚葱翠。妙者可與官窪爭艷。但以紋片。紫骨。鉄足耳。種々器四。無一不倫。然制者不甚雅。僅可

適用。且製不法古。而工匠亦拙。然而器質厚實。極耐摩弄。不易茅落。其色在昔時。有粉青。深青。淡青之別。今則上品。葱色。僅有餘。盡油青色矣。製亦愈下。

論永樂宣德成化嘉靖諸窪器

明時燒磁。俱在饒地。取其土也。其初進御者。體薄而潤。色白華青。較定稍次。足底印花內。有樞府字號者。值重。甚不易得。此永

樂窪器也。其器以壓手盃為第一妙品。其式坦口抄腰。沙足滑底。質地甚薄。中心画獅子滾球。內篆書永樂年製四字。細若粒米。最易識。又等鴛鴦心者。次之。其盃外青花深翠。式樣精美。絕倫。傳用可久。值亦甚昂。若近時做造。規制太蠢。厚。火底火足。略得形似。殊無足現。永樂脫胎七寸口面菜盤。心用雄黃泥。金描燒絕細飛龍。間以硃色。四圍盤幫。

悉夾暗龍。沙足滑底。質地瑩白。儼若堆脂。底心作楷書永樂年暗款四字。殊為精美。又脫胎素盤。僅可六寸。其質地洶水暗龍暗款。式樣精美。處與前盤無二。然永樂密器所見極多。從無春蟬厚之器。宜德磁以集紅為第一妙品。抹紅者大次焉。昔人曾有數語。鮮如血。明如鏡。白如鎖口。鐵齊。脆音彈去。聲如磬。西紅寶石。張塗土。

成。一隻。聲價連城。重。曾見紅魚盆一對。皆紅。石燒成。其光自骨內透出。凸起。燦爛奪目。抹紅器。用料不多。工本較集紅大相懸絕。即集紅中。亦尚不一。有內外純白。惟底足處集紅者。有內白而外集紅者。有外白而內集紅者。有通体白而鎖口集紅者。搃之以通身內外。純是集紅為貴。其一面集紅者次之。或口底足集紅者。又次之。何則。工料有多寡。故價分低。

昂也。宜德清花白地器。華樣大抵用龍松梅。則以為茶罷。孟者俱多。其作人物海獸。則以為酒匏。孟者居多。他如炒瓶盤。磁最多。制衣照堂品。若以五彩燒色者。有卓蓋匾磁。殿口花鐘。蜜漬桶磁等物。質式甚美。殊可玩也。搃之磁器。不論何代。俱以小巧適用。足堪把玩者為佳。宜通回青色磁器。聲價雖不及集紅。然亦係藍寶燒成。故對之。竟光彩射目。奕動人。且

宜窰之青。乃糝淳泥青也。又細白瓷。肚茶盞。金底線足。光瑩如玉。周身夾絕細龍鳳暗花。底心有大明宜德年制表素款。其橘皮包將水棕眼。儼若堆脂。光滑可愛。雖宋定磁。何能比並。此即甜白孟。回青有一種極深之色。微若紫葡萄。光怪陸離。俗呼為鬼臉青是也。宜磁亦有之。較之五色回青。遠不及矣。故價不昂。搃之宜磁。入手可辨。其青花白地器。青外花悉陰。

開。沙上棲。如粟米狀。周身橘皮棕眼。其素質者。內外洶水。如堆起白酥。足底於白色中。隱映淡綠。色。竟活潑異常。時下倣造。周身火色。自不待言。而邊口不能敦厚。洶水未免帶青。橘皮棕眼。亦竟能亂真。而求其底足中。於白色內隱映淡綠。活潑異常。則斷不能也。故余謂宜礪易辨。成窠上品。無過五彩。余曾見葡萄窠口匾肚肥孟。其式較宜杯妙甚。

次若草蟲杯。可口杯。子母鷄。功丕。三元菓子杯。人物蓮子酒孟。五供養淺盞。草虫小盞。五彩香筋小碗。香盒。各式小罐。皆精妙可人。評青花器具。成窠不及宜窠。五彩器。宜礪不及成礪。何也。夫宜窠礪青。乃種淳泥青。後俱用盡。至成化時。皆平等青矣。宜窠五彩。深厚堆垛。故不甚佳。而成窠五彩。用色淺淡。頗有画意。故竟可玩。此說似屬定鑒。未識

巨眼以為確然否。成化五彩菓子孟。聲價不亞子母鷄孟。明末有黃子勝者。倣而造之。頗足亂真。微露火色。非巨眼不能辨。然至今亦稱鮮艷。偶有售者。值亦不低。嘉窠青花五彩二種。制衣器悉備。而同係饒土。入地潮惡。較之宜礪成礪。遂遠不逮。殊不解也。嘉礪中有小白匾。內燒茶字。酒子。東湯。姜湯等字。乃世宗經籍醢坛用器也。亦名壇

盞。惟磬口饅心圓足。外燒三色魚。匾紅沿。小花盒子。其大如錢。此二品為世珍。又青花小礪盒。書繪精美。亦極難得。餘俱平平。若萬歷窠。似不足論矣。礪器入土多年。周身半裏青綠。此必土中與銅器雜置。沾染銅色。故耳。余曾見定窠二瓶。周身青綠色。又見一定盤。大僅三寸許。半邊裏有青綠色。似因此故。

論古今玉器

玉以甘黃為上。羊脂次之。甘黃色如蒸栗。故溫潤可嘉。且黃屬中色。故居上品。焦黃遠不及矣。甘青色如新柳。然近世亦竟無之。碧玉色如菠菜。以深綠者為佳。有細密墨色洒点。有淡白間雜者次之。墨玉如勝者佳。西蜀有石。類如紅玉。色如鷄冠者。可貴。碧紅墨三種玉。世不多見。綠玉類碧。色深青翠。外此七種。餘不足取矣。漢人琢

玉。妙在雙鉤張法。宛轉流動。細入秋毫。更字跡密不勻。交接斷續。儼若遊絲白描。全無帶迹。即今宋工見之。亦自甘心拜服。且制器具人物。古雅不凡。無意肖形。而物趣自具。三代遺物。尚有存焉。若宋工制玉。可謂法古之巧。形後之拙。其取材就料。亦多心思之。既不及。然宋人克意模擬。求物像形。徒勝漢人之簡。未工漢人之雅。所以雙鉤細

片音牆

書法卧蚕。則迥別矣。漢宋之物。入眼可識。後有隗子岡者。鑄制玉器。亦稱名手。其制大小玉器。皆精美絕倫。古玉大抵出土者居多。土綉侵蝕。似難偽造。其玉物上有血侵。色紅如血。有墨綉如漆。做法典雅。摩弄圓滑。謂之尸古。如玉物上散黃土。籠罩。浮翳。堅不可磨。謂之土古。亦有入土年久。與墓中銅器相樸。沾染銅色。半裏青綠者。此皆

漢唐以上物也。古玉皆取自于真。崑崙西流。砂水中。今時玉林。所在皆有。西域近有大塊。劈片玉料。謂之山林。從山石中槌擊取用。色白質乾。內多縕裂。俗名江魚縕者。是也。此類不若水材為寶。又有一種水石。其美者。白能勝玉。內有飯糝点子。可以亂真。又如定石。俱能似玉。但少溫潤水色。玉之遭劫。年過明代。彼時閹豎用事。官家朝政。悉

以委之。外而監餉監軍。作福作威。一惟
任意。各處糧餉。不須徵解。只就本處。命
有司選工。各山採玉。廣造器具。大者製為
炉瓶。孟壺。不一。工匠惟求塞責。故制作粗蠢。
不堪把玩。而彼心甚悅。識者呼為錢糧
貨焉。今世廣有。毫無足取。令人見之。可
笑可嘆。古人舊物。以傳名。以人重者。什居八
九。如季子劍。製倣執圭。色碧質薄。其

長不滿半尺。故珍之。古有紫玉簫。云係仙
珍。似屬荒唐。然聞我

朝定鼎之初。命臺員監清內庫。其間珍奇
極多。小者竟可竊取。惟有一脂玉凸花串枝
蓮魚。製造精美。殆不可言。口面周圍。約
寬五尺許。高可二尺許。觀之心神瑩爽。監
庫者拊摩竟日。不忍釋手。步計搬運。
仍貯庫中。即此一物。足見天地之生物實

無窮。書籍所載。未荒謬。又聞大兵入
內。搜清各庫。道路拋遺。嗜利者。竟以賤
值購聚。其彼此交易。俱在金水橋邊。有一
持脂洞簫者。求售無主。遂生憤氣。按橋
頭擊手。遂棄擲水中。真可惜也。孫漢陽
以紫檀倣古制。刻三雅盃。銀絲填漢篆
字。客至。拋骰行酒。公三季雅。三四仲雅。五六
伯雅。陳眉公錄記其事。余見京宦家出

售玉器三件。一卮。一觥。一觴。皆漢時物。古三
雅器也。而按之漢陽公所制。紫檀者。螭
蚕文。大小厚薄。如出一手。或漢陽公當日
即倣此而做。未可知也。其名亦呼為伯雅。仲
雅。季雅。又見玉盃一雙。式係周身葡萄。枝
梗俱全。就材出製。紫色者作為熟葡萄。
青色者作為大小生葡萄。梗葉如之。杯之腹內
瑩白如雪。潤澤如酥。毫無瑕絡。名曰百子

團圓盃。後為識者購去。進為壽觴。又一脂玉美人。長可四寸許。就其黑處。作為鬢髮。青絲如秋毫。眉目精嫺。絕以無媚取勝。而周身衣褶。於粗細畫中。含以細碎迴錦花文。俱襲道子筆法。其一手托腮。若有所思。一手持繩簪一枝。而簪把即就玉上紫黑處製來。簪系亦即就黃白色分晰。足蹬一花斑黑貓。芽爪張舞。活潑異長。此不惟係

宋做。且稱魁工。今未知歸于何處。有友人持一玉杯求售。杯高可五寸。像形蠟炬。體薄如錢。色與陳年火肉皮等。而精瑩透潤。古樸可愛。外係周身臥蚕凸起花文。此盃名為蠟炬杯。乃漢玉而宋製也。因鮮售主歸回。又漢玉鳧。乃古人杖鳩也。見友齋置于案頭。用以鎮帑。因銘齋曰玉鳧齋。又見漢玉香筒一隻。長約八寸許。周身血侵。光潤異常。

其彫琢精巧。可稱鬼工。此漢玉宋製。可為世珍也。又見墨鏡。大如茶鐘口大。背作螭鈕。黑如漆。光如鏡。瑩潔精良。莫可名狀。後進大內。墨玉之物。僅見此一器。明朱金庭公為閩老。其家有脂玉盃二隻。玉索連環相係。環高五寸。口面徑二寸許。連環長一尺許。二杯周身宋刻。凸起蟠龍一條。環繞周身。尾鬚芽爪。活潑。周身鱗甲。層層可數。注酒入盃。龍

目內睛如綠豆大。每睛一粒。赤如硃丹。鱗甲內各現小赤珠一粒。掩映燦爛。酒盡盃則隱而不見。名曰龍尾觥。真罕世之奇珍。傳家之至寶。凡族人完婚。用以作合盃。後族人竊往姑蘇。令匠照樣做一對。抵換其色樣與元盃無異。惟注酒不見赤珠。後將杯進獻大內。僅邀佐貳之榮。選任涿州吏目。抵任未久而卒。又見友齋案頭檀

匣內有方著草玉瓶。長可二尺。其上土鏽殆遍。光怪陸離。真三代遺物。又漢玉塔高三寸許。周身土統。塔外一門甚小。而塔內彫成樞紐。圓轉如法。但外門不過分寸。而內紐反大數倍。塞滿塔門。僅可轉動。無隙可入。雖有刀鋸。不能設施。似非鬼工。不能為也。後歸大內。昔人有泛月盆。世稱至寶。見友人家藏羽觴。雖未能泛月。而瑩白

如雪。潔澤如酥。亦可愛也。乾隆辛巳正月。平定西陲。大兵凱旋。徑由涿鹿。因聖駕恭謁。

西陵。迴在良鄉。南郊築臺。行郊勞之禮。先期五六日。大將兆惠。副將軍傅德。率領官將弁兵。及狗部降衆。駐扎州城。因見各從弁兵指間。帶有白玉扳指。玉色雖覓瑩潤。而實內間有艾葉紋絡。究遜漢玉遠矣。詢之養

云。平定和闐等處。溪河產有大小石子。拾而剖之。悉有玉焉。多有五色者。大小形狀不一。又大將軍進呈玉石子二十餘車。悉用艸囊裝貯。後

內廷命下。差官偕玉匠。馳駟往西。採取玉石。載百乘而歸。云云。產玉在西流沙水中。想和闐即斯地耶。

論古銅青綠及銀色

三代之器。入土者。遠近山崗者。多青。山氣
濕蒸鬱。而成青。近河源者。多綠。水氣
滲浸潤。而成綠。如翠。入水千年者。色綠
如瓜皮。二者皆瑩澤如玉。未及千年者。雖有
青綠。不能瑩潤。此說似舉大概。未盡然也。
以余意觀之。三代之物。至今豈止千年。則亦

豈盡瑩潤。而青綠各純耶。若謂入土則青。
入水則綠。其水銀色。褐色。黑漆古色。又係埋
於何地耶。余故以曾說未為確論。余家一古
鼎。係三代款式。半身水浸。年遠水痕涸溢數
層。此為入水乎。疑矣。而色乃純青。其着水潭
底方寸。稍具黃色。斯又不可執近山崗者多青。
近河源者多綠之說也。大抵鑄時。銅質清純
不雜。多發青。質之渾雜者。多發綠。此論

實不論置。理可推矣。古墓中近屍銅器。多
水銀色。其色亦分二種。有銀鉛兩色。惟鏡
居多。古者尸以水銀為殮。以鏡殉之。取照幽
冥之意。鏡之銅質清瑩者。先得水銀沾
染。年久入骨。滿背成銀。千古雪亮。謂之銀背。
其有半邊水銀。半邊青綠。並硃砂堆者。先受
血肉穢腐其半。日久釀成青綠。其半淨者。仍
染水銀。故一鏡之背。二色間雜焉。又有先受

血氣。始受水銀侵入者。其銅質原標。則色如
鉛。謂之鉛背。以其年遠色滯也。貴鑒之家。
以水銀為上。鉛背次之。青綠又次之。又若鉛背
埋土多年。遂變純黑。謂之黑漆背。此等聲
價又高。但其色甚易假造眩真。巨眼當自
辨之。又有長方小鏡。可二寸長。寬不及寸。上有一
孔。可繫繩。名曰宮鏡。古時宮內嬪妃。常繫
帶綬間。帝臨迎接。尚照整儀之用也。後多

隨身殉葬。論色如前議。或有得者。嫌其昏暗。切不可錚磨。如其面有青紅綠積。使懸透風處。直置露地。自能層次潮退。清泓灼亮。品物雖小。光茫遠射。對之則數里內。凡有物類。悉入鏡中。纖毫悉具。罕世之珍也。若覓匠磨亮。則其光與自退之光迥殊矣。便成廢物。古銅鼎尊彝。亦有水銀色。此在墓中。得水銀散漫之氣。沾染而成。故惟

一角一耳一旁有之。或地近生水銀處。亦成此色。所以鼎彝無不全身水銀色者。至若鐘磬則方無一二焉。古銅器。又有全無青綠而純紫褐色者。此等器皿。必然出自高阜古塚。磚宮石室。燥地窖藏。又無水土浸剝。又無尸氣蒸染。列在石室。惟受地氣蒸潤。加以原制精美。光瑩變為褐色。純一不雜。故彝鼎居多。而小物并秦漢物。褐色絕少。近見褐色銅

器有青綠点子者。乃出土之後。人以鹼酸之味。侵染所成。非透骨青綠。其褐色上有雲頭片。芝麻点。半硃斑。并綠雪点者。此真世代相傳。未曾入土之物。非數千年無此顏色。大抵古銅以褐色為上。水銀黑色為次。青綠者又次之。若純綠青者。一色不雜。瑩若水磨光彩射目者。其器又在褐色之上。明時惟宣德能做褐色。故宣銅此色為多。銅器上有硃

斑者。不必盡係三代之物。即宋元時所制。亦有大片硃斑。若魚子者。更多。蓋受人血氣侵染。便成硃斑。亦有二三層堆疊者。此透骨顏色。不比偽為。故雖刀刮摩擦。不可混。

論正新旧銅器

三代之器。鐘鼎居多。大者可容升斗。雖有商質周文之說。然質者未嘗不文。文者未嘗不質。其質者。制器尚像。款式規模。鑄